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二目錄

杜兼

對陳設印綬判

武儒衡

請罷太廟望祭仍行朔祭議

獨孤鉉

鑿壁偷光賦

聚米爲山賦

碎琥珀枕賦

趙蕃

螢光照字賦

甸人獻嘉禾賦

溜穿石賦

隙塵賦

善歌如貫珠賦

月中桂樹賦

眾星環北極賦

林寶

元和姓纂序

楊宏真

隙塵賦

一鶚賦

螢光照字賦

貫七札賦

溜穿石賦

棘猴賦

月中桂樹賦

侯列

性猶湍水賦

貂蟬冠賦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二

杜兼

兼字處元元和中厯官刑部吏部郎中出爲商州防禦使
知河南尹兼水陸運使

對陳設印綬判

甲陳其車馬印綬諸生非之曰稽古之力豈無
前事

學能廣業德可潤身率由此道乃終有慶甲溫故知新博
聞強識究前言而識往行致廣大而盡精微故三千門徒

續於斧棘十五志學僚其發蒙黃憲而初邑里有聲陳寔而終海內多譽方今美其教化厚以人倫春誦夏絃遠邁永平之際東膠西序殊超建武之初戴憑所以重席周福因而獲印於是庭列輜駕堂循禮容將以勸凡今之人豈徒矜稽古之力孔宣父之至德斯其務本桓春卿之雅意誰復間言諸生或非竊謂匪當

武儒衡

儒衡字廷碩元衡從弟累選戶部郎郎中知諫議大夫事兼知制誥終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請罷太廟望祭仍行朔祭議

臣謹案開元禮太廟九室每年惟五饗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議曰大禘則終王壇墠則歲貢二祧則時享曾高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饗時類歲祀此則往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之不必卜擇日時也故叔孫通之言且曰古有嘗果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饗者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爲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

薦園寢者始於秦之代漢氏因之而不改人君三年之制以日易月喪紀旣以二十七月而降朔望奠醑不復親執故旣葬之後移之園陵又諸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饗本旨不同今王涇所引太廟與陵寢同日時設祭以爲越禮臣竊謂王涇但宜論太廟陵寢朔望奠祭可行可廢之旨不當以同日同時爲議何者漢朝宗廟園寢一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祀豈不與宗廟同時者乎在禮旣祭於室又繹於祊蓋廣乎求神者也宗廟陵寢嘗祔同時理固無害又韓臯

引漢官儀古不墓祭臣據周禮冢人之職凡祭墓則爲之尸則古亦墓祭但與漢家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無哉又王涇狀以太廟設祭列家常饌以爲褻味而韓臯則云法饌依經固非黷祭臣案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饗先王者謂解牲體薦血腥灌之以鬱鬯者也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取腍膋祭腥敬之至也夫豈謂常饌耶文王之祭思死者如不欲生夫豈知增常饌耶蓋其慤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所以然也是以簠簋有數籩豆有殺雖多更聖賢不敢加也今夫常

饌庖人羞之膳夫熟之糝以羶香雜以鹹辛具有司之烹
炊漏神明於牒近意雖不褻而事已褻矣况古者天子立
七廟又爲壇墠以祭去祧之主近則起土遠則掃地蓋彌
遠而彌尊益敬而益簡臣以爲陵廟近也親親也朔望奠
獻尚潔務豐宜備常饌以廣孝也宗廟遠也尊尊也禘祫
時享告朔薦新宜從古制以正禮也唯太廟望祭無所本
據蓋異時有司因其陵寢有朔祭望祭以爲宗廟既有朔
祭則望祭亦合行之殊不知宗廟朔祭乃告朔也臣以爲
宜罷此耳仲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言理有改更則三

年之外斯可矣况天寶之令行於一時者哉今陛下開十
聖之景光廓八紘之氛祲風掃長彗神驅大妖剗金戟以
厚農直玉斗而序政博採羣議講求典經將欲成一王之
教垂萬代之法安可因陵寢緣情取象之理改宗廟薦鬯
涓選之儀甚不然也

獨孤鉉

鉉隴右人元和中登進士第

鑿壁偷光賦

以將欲貪于麟
角之成爲韻

儒有聰明卓犖矍然先覺勿懷六蔽之嗤是切三冬之學

關入字

無光穿屋如墉豈獨雀之有角且以蘭膏旣絕日月

其將欲假明於他人之室方鑿竅於夫子之墻乍引潛輝
怯投珠之暗忽分圓影疑月出之光觀夫納耀之初流輝
乍舒獨見之明何得和光之義則如然後傳之辨鳥遶以
分魚諒非偷人之所以固同闇者而求於逗影未周將閱
小明之什分輝竟劣難尋光大之書於是舍之則止用之
則行彼君子訝來風之穴矧吾儔觀繼日之成誰謂我偷
偷則不減誰謂爾失失亦不驚徒愛夫覽則無欺燭之有
私文從曲照字逐圖規守其黑非吾徒也用其光若已有

之始慙服闇之議不能牆面終契襲明之旨或異管窺况
平貧則宜甘學也宜耽韜爾光不違於誨盜開吾壁非涉
於攘貪志也則勞自知不足豈奪鑒微之見實假照鄰之
燭等虛室之白寧喪爾明喜衝孔之光已從吾欲然則能
資於昧者可望非親欲求於明者有志無因達闇之心難
固偷光之道何新是可投庸功疑學捨彼求身故能才已
徵於夢鳥道非室於獲麟

聚米爲山賦

以明知險易寇
敵成擒爲韻

有山負固今遠不可窺規模之於米兮了然可知象在其

中則遠而視近積而能散故高以就卑所以舉一隅而必
狀投一溢而增危峙乃糗糧始覲必盈之積塵其糠粃俄
分不讓之爲爰將取法非曰作僞初識聚米之夫反爲樂
山之智同遠近無拔蛇之患殊輕重去壓卵之易善於陣
者謂我幄內師謀昧於事者謂我軍前兒戲於是高卑殊
狀巖壑再闢爰分杵曰之資寫彼邱陵之積持一撮之多
謂能作固迷方寸之地已疑見敵操量鼓者早訝於拔山
充糜粥者旋驚其茹石若其似朽疑駸如呀欲平防之於
十手所指負之於五斗而盈無還三十之車俾於造化酷

似五千之伋勢亦崇成且夫或以筭藏乍疑箕歛搜其存
廩之實屹作捍邦之險削培塿而敝帚呈功吐嶽岑兮括
囊未掩於是太白忽峙玉山宛呈簸持兮陰靈乍泄轉捧
兮雲掌俄生偕病馬之岡莫知其遠指亡羊之路不見而
明然以小方大布新除舊有懷狗盜之虞無辭蟻壤之漏
爰謀爰度方同數米之人爲岡爲陵不是傾倉之寇是知
進退由已高下在心克盡崇卑之勢難均筭斗之斟勿謂
君前嘗巧事外求音功早登於九仞虜何逃於七擒

碎琥珀枕賦

以良藥是資奇
物非寶爲韻

琥珀爲枕今可保而持欲加首今金瘡是資況無用於寢
戈之日固非全於枕轡之時在寶難求不藉金之堅也其
脆易破無勞斧以斲一作斯之豈爲我實用安爾止况將展
轉之狀用救通中之痛分好惡於千歲之姿定剛柔於一
人之捶莫投金柱相如之璧則非不隕霜鋒子雲之珍焉
是夫其鏗然始解發耀騰暉定鎗銖詎論乎大小考多少
未極乎精微異色傍分今渙然冰釋虹光中裂今溘爾星
飛然後霞彩斷角勢違豈同摘玉之流去彼取此殊異毀
珠之日辨是與非美夫節彼用物視其豐約始如席上之

珍忽碎封中之藥念刮骨之痛爾將束手於無爲在抗首

一作

道之時我則曲肱而奚若故遠於患無或不良扣兩端

今乍疑分寶摧一角今尚可含章在目無全似假庖丁之
術應手而碎不同石氏之強雖謂大道不寶吾道則屈固
非合散之流不是羣分之物假以銜時爲美絕代稱奇昔
爲永堅之好今傷善價之儀偕符氏之堅名果遭真石同
五鹿之神角或遇金鎚猶能動彩熠熠馳精杲杲難分走
海之靈尚認涉洹之寶徒美夫棄其異而斥其好曾不知
失其枕而獲其道

趙蕃

蕃元和中進士官侍御史出爲袁州刺史歷尚書郎武宗時爲太僕卿持節使黠戛斯

螢光照字賦

以能勵躬必大成爲韻

丹鳥火熒臨書育明假蠹爾之微照俟終焉而有成由是引素囊開縹帙文的爍而可見影循環而無必孤懸虛牖依依而鳥跡初分迴隱薄帷幕幕而龜文乍出嘉其炯若流燿煥乎發蒙瑩分寸而靡隔助舒卷而不窮所以藉微素積輕躬隱映有餘寧虧武子之志熒煌如貫爰明蒼頡

之功臨墨池而珠還合浦映草翰而燎點寒叢至若暗室
方扃清宵未艾炫微質於幽邃閱羣言於宵霽餘光不滅
能溫故而知新疏彩乍臨爲積小而成大爾其杳杳皆徵
厯厯可憑分白黑而爲度隨編簡而不恒初訝無煙潛凝
化草之狀纔瞻吐耀暗分垂露之能及夫皓若雲舒明如
珠綴互離離而發色紛漠漠而流睇是以象鉤深類冥契
儻觀光之不昧庶微躬之足勵

甸人獻嘉禾賦

聖上崇國本致時康動元象之昭鑒產嘉禾而應祥甸人

於是具畚鍤修封疆啟芳穎於修畛薦靈姿於我皇懿夫
挺拔自分連拳相接始穰穰而齊實終矯矯而異葉殊其
本均二氣以發生同乎心表一德之和協不然者寧擢秀
於墳衍載具美於圖牒徵其瑞質稽彼大同見芬敷而共
貫信榮結以交通則知符乎帝道發自天功合穗之珍方
將效祉於今日異畝之美豈獨標奇於古風於是野老歡
心田夫盡力宛移根於沃壤之際俄發耀於丹墀之側祥
煙近拂乍疑連理之形喜氣旁臨更辨合歡之色彌彰執
契之道載助惟馨之德爾其天鑒非遠坤珍是呈始茗亭

而間出終天矯而曲成豈比躬稼之時盡化晉君之草挺
生之歲克符漢帝之名向令質委離披孤生莽尊安得臨
玉砌邇龍袞設穉穉之萌芽爲理化之根本是知六府惟
序萬邦式孚茅三脊而非偶獸共觝而自殊未若耀青芳
於近甸垂嘉貺於靈圖况復聖慮彌深皇猷思永梯山航
海未足契其休光非食卑官將欲示其豐省斯所謂騰茂
實於厚地故薦嘉穗於重穎

溜穿石賦

以能以甚柔而
攻至堅爲韻

山溜泠然漱幽石而濺濺恒羃羃以迸集忽嵌空而下穿

介若自持謂稟靈而利物呀而中斷見積小以摧堅且其
輕重異源剛柔殊類嘉洞出而無朕知累功而有自貫白
雲之幽抱滴滴方來破蒼苔之古痕泠泠斯至崎嶇莫狀
激射無窮逗跳沫以居內洩涓流而在中日就月將必漸
然而爭赴因微方著殊易者之先攻原乎厥性旣柔其平
如砥因滴瀝以成象若洞徹而虛已注而匪竭歎追琢之
莫加協乃有時顧堅貞而何以下漱而玉中開似冰謂雕
以爲樽窪而無當疑鑿而成磴豁爾非憑然則引深邃洞
觚稜諒在物而靡及非自微而不能由是異類相推於斯

何甚蒙兮莫奪堅然是稟清光亂灑初熠熠以穿菱素彩
頻垂每熒熒而透錦偉夫炯若方絜於焉注茲或零落以
將盡竟連環而不遺依依未通遵神泉之靡息一一將微
聽鳴玉之遠而故可以託質悠悠於山之幽載吐潛液靜
如粟搜滴盤礴之間通茲餘潤挺剛克之際分乎至柔諒
成功之不遠庶積習之可求

隙塵賦

以不依光末難
見微質爲韻

日入空隙塵生夜光嘉的的以初引見冥冥而自彰乍拂
圓輝積纖形而散亂時搖輕吹翻弱質以悠揚洎夫託彼

曜靈起茲虛室恒紛空而色碎每燭幽而景密仰孤光之
未及猶在暗而效質由是亭亭旁照翼翼斜飛必炯爾以
賦象終飄然而相依故所以臨素壁隱清輝若下歌梁方
凝姿而漠漠如驚陳榻幾引耀以霏霏是故當皎晶以自
飛引虛光而將扇振遺芳而交集流細影而倏遍散乎幽
處非厚地而不揚透彼無間庶高天而可見爾其晶明下
射杳靄中攢景熠熠以將盡勢規規而尚殘及晶輝之餘
斜分稍易當冥濛之際仰望誠難至若窈窕孤懸熒煌相
蹂靜對幽闔閑臨虛牖窮隱見而不讓隨方圓而可久若

然者則混而同貫自得審於浮沈浩以相鮮孰可辨於妍
不是以杳如有待紛若無機穿棟宇以光小拂簾櫳而色
微片影方呈似鑿幽人之室輕文靡定如緇遊子之衣故
其餘照乍沈纖埃旁達旣在陰而不昧將耀質而難奪亦
何必越茫洋散空濶願依大廈之內永寄流光之末

善歌如貫珠賦

以聲氣圓直有
如貫珠爲韻

歌有能者珠有至精旣審音於條暢因取象於圓明由是
同其妙得于聲上下皆宜固纍纍之相合短長中度方一
一而渾成徵彼深旨明乎所謂本潛究於精微終契言於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二十二

趙蕃

十一

髣髴故永言者以有勇而可保效珍者取無類而爲貴將
察之於衆音信端如於一氣始乃辨真僞審虛圓顧周流
而復舉若的矚以成妍度曲未終或交通而無朕成文不
亂喜繁會於自然窅窅彌章規規可則侔碧玉而增美寫
朱繩而逾直方自理以心故必臻其極清音乍絕寧罔象
而斯求雅韻載颺信希夷而自得則知歌之至計於不朽
珠之狀符於妙有所以因彼洪纖形於善否視之不見識
遺音之疾徐象在其中分陰魄於先後是故事之精者有
以方諸導延促而麗矣引舒緩而直如聽其真疑自一觚

之始舉其可方知三代之餘然則淡以成規端然如貫時
發響於杳默每韜光於璀璨求乎寂寞豈殊無脛而臻散
彼冥蒙匪同溢目之翫美其連綿中矩終始相符暢於心
信精粗而自異端其本惟大小以無逾足以徵詞於師乙
擅美於縣駒儻傾心而一聽殊有類於編珠

月中桂樹賦

以中秋夕望光
彩扶疎爲韻

圓月如霜有仙桂兮宛在中央映澄澈之素彩逗葳蕤之
冷光杳杳低枝拂孤輪而挺秀依依密樹侵滿魄而含芳
觀其皓爾方凝脩然不改隨升沉而自若貫盈闕而長在

夏幕幕而臨空杳萋萋而發彩同蟾蜍之片影似濯瑤池
異珊瑚之幽叢徒生滄海埃塏初歇關山正秋空沈寥而
逾淨色冉冉而彌幽謂扇花薄如珪玷浮望玉露之初垂
遙凝滴瀝聽金風之乍起遠若颼颼皎皎孤懸亭亭相向
纔分杳靄之質微辨輪囷之狀諒攀援而莫及寧欲淹留
歎音塵之未期空勞曠望嘉其竦本無地分輝有餘轉低
影於穹碧擢幽姿於顥初訝姮娥之繪成文逾霍靡竝秦
鏡之照出勢自蕭疎斯所以亘雲路委天衢弱質中植纖
條外扶亂彩時搖起飛飛之驚鵲澄波靡隔掩厯厯之高

偷是故邈彼輕霄呈茲永夕紛敷遠瑩偃蹇旁射夾餘霞
而暫丹經斜漢而彌白臨紫極而天香不散指北斗而仙
花可摘況其遠象臃腫挂于冥空惜迢遞而遐想况嬋娟
而內融素色不雕自挺雪霜之外清陰迥泛頻移霄漢之
中何必詠招隱卧幽叢庶高枝兮可折願逍遙於蟾宮

眾星環北極賦

以辰極鎮居眾
星拱北爲韻

惟極天之樞惟星日之餘日散精而外布天樞要以高居
的然守中昭上元之道著爛兮繁會助下濟以光舒况乎
有條不紊旣明且疎雖貫珠而奚擬縱編貝而豈如周流

無窮隨五緯之軌道運行有度參兩曜之居諸疑徐而速
若動而息不騫不崩匪差匪忒俱遞遷而序別各有位而
分職瞻言粲粲何三五之在東疇彼纍纍亦四七而朝北
是知統太一而爲衆處天心而稱極故能總懸象之綱作
垂光之則不然何以探天之蹟何以表天之闕必得一以
含默乃聚黃以修繹明夫據會者靜而處輔相者動而順
靜乃常德不離動惟適道無吝然後衆星熠熠外辨方而
不迷一極煌煌中居所而作鎮是以仲尼譬爲政之德義
和時敬授之信則天道恒象人事或遵北極足以比聖衆

星足以喻臣惟臣不矜德合星之夕惕惟聖不伐道配極
之日新故得肅清黃道利貞紫宸豈惟大邦是控臨朝御
衆而已實將先天稽極後極立經仰觀其動靜旁暢其儀
形然後爲政同乎北極來方類乎衆星斯乃先哲之臣是
崇是奉臯陶所以邁德虞舜所以垂拱不然彼衆星之環
北又奚足以爲重

林寶

寶濟南鄒縣人元和時官太常博士

元和姓纂序

元和壬辰歲詔加邊將之封酬屯戍之績朔方之別帥天水閭者有司建苴茅之邑於太原列郡焉主者旣行其制閭子上言曰特蒙渙汗恩沾爵土乃九族之榮也而封乖本郡恐非舊典翼日上謂相國趙公有司之誤不可再也宜召通儒碩士辯卿大夫之族姓者綜修姓纂署之省閭始使條其原系考其郡望子孫職位並宜總緝每加爵邑則令閭視庶無遺謬者矣寶末學淺識首膺相府之命因案據經籍窮究舊史諸家圖牒無不參詳凡二十旬纂成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韻類集每韻之內則以大姓

爲首焉

楊宏真

宏真元和中進士

隙塵賦

以不依光末難
見微質爲韻

隙有塵兮則惟其常日緣隙兮亦孔之彰何在陰而滅彩
能委質以和光藹若成規任隙中之小大紛然無緒隨日
際以悠揚觀夫熠熠孤光霏霏素質盡方圓之所至滿虛
明而不溢不灑不掃宜靜以探微或歛或吹則動而逾密
何羈縻以可久混空濛而爲一一點凝輝異出同歸豈開

簾而霰入疑向牖之蟲飛其虛其徐有若無兮漠漠不皦
不昧散而聚兮微微旣不足以凝榭又何虞於化衣想夫
向晦長存匪陽不見的爾東去忽焉西轉嗟柳絮之從風
訝雪花之見晁翔而不息安卽爲難挂高棟而將晚留空
隅而助寒疑琢玉成環環中屑墜若窺壺入洞洞裏雲殘
美纖姿而無隱雖小道而可觀原夫自託於空而隙能善
誘無求於日而隙以虛受察之眴精攬之盈手同白駒之
滅沒非野馬之紛蹂遠窺濁水斯自異於浮沉仰觀歌梁
必坐分於妍不美其含華有耀委照無違想剝廬之斯眾

知舊館之猶稀安寢之堂就餘光而若在偷光之壁尋微
燭以相依何異暗室無欺明誠未達伊弱質之隱見在無
私之與奪儻高鑒以吹噓願飛翔於天末

一鶚賦

以凌厲清浮羽
翰無匹爲韻

禽之鷙者鶚兮挺生不翩翻以羣萃自耿介以孤貞羽族
之中雖彼眾而我寡雲路之上如特立而獨行固將殺敵
無匹擊鮮莫京豈惟拂之於平野翫之於太清哉卓彼雄
姿凜乎壯觀或危石以礪吻或高柯而整翰搏鳩之隼不
敢飛揚逐燕之鷁望而伏竄及夫當殺節乘勁秋雙眸電

擊六翮雲浮仰之彌高方一舉而千里翔而後集恥乘居
而匹遊旣而變金風驚商律不類聚以頽頽自孤飛而厲
疾介然直下固不可以同羣邈矣獨翔諒有殊於喪匹摩
碧落而上騰與紫氣而相凌自樂其絕侶無求於得朋鷹
揚者仰之而不逮鵬悍者攀之而不能薺蒼天高悠揚日
厲自暇自逸倏來倏逝何剛者而不懼何勅者而不制風
毛雨血在嫉惡而無遺草伏木棲咸畏威而若厲明心不
測利用則殊以少爲貴匪繁有徒想像乎八紘之間視遠
如邇隱映乎九霄之際出有入無諒搏擊而不競豈蒐狩

始則泠泠觸泓澄而或躍旣而決決窅洞達而旁穿一道
中透孤光下懸何載馳之不息終漸靡之使然觀夫習坎
能通柔虛洊至虹挂空而飲井星曳練而投地徵老聃之
說柔弱勝於剛強驗夫子之文積善由乎馴致當其涓涓
無已皓皓未通若嶄巖之見拒能激射以相攻旣漱盪以
探奧遂深沉而鑿空下漱花浮似出桃源之外乘流魚躍
如辭丙穴之中言念其美因詳所以石雖堅而有崖溜雖
柔而不止進寸退尺常一以貫之日往月來則就其深矣
克諧潤下之道實契靈長之理想夫經始之時人莫知之

笑我者謂量力而徒爾見機者料成功之遠而既知難而
不退長引彼而注茲是能卒獲其求何傷守柔細滴瀝以
成響大透迤而若抽在彼一拳同玉卮之無當經乎五色
狀銀漢之分流其空可翫其義可稟庶求福之不回思進
身而去甚彼以水投石吁嗟莫承摧鋒飲羽誰謂難能曷
若挫銳而功著積微而道宏妙哉斯賦之旨惟執柔而有
恒

棘猴賦

以視之不見能
盡巧心爲韻

昔燕王好奇術客嘗巧剡棘刺之微物成沐猴而不撓毫

末之細雕鏤旣施睢盱之狀委曲無遺當晏陰之靜景辨
騰捷之幽姿其始未覩如將受欺虛無之中旣焦心於觀
者杪末之上宛成形以究之實兮若虛的爾纔見罪微而
草上霑露羃羃而條端集霰閃孤光而乍分拂輕靄而將
眩觀夫至精惟一至小無朋豈側陋之於用在良工之所
能不食而安終有殊於狙怒窮高是處亦何異於猱升原
夫作者經之其勤至矣積冲妙於靈府假鋒鏑於纖指蓋
以神遇寧將目視因乎有用之質造彼無間之理何剗剗
之一變若僂佻之儀止伊竹間之猿父大小相殊想木杪

之獬獬憑依酷似若乃微物類較能不貫蝨心者未喻其
精微巢蚊睫者自然之妙有庸知造物之意暫假斯人之
手披左生之賦方此由心驗韓子之書誠其騰口事遠前
古名聞至今雖幽通之不測終髣髴而難尋然因棘爲猴
固成其麼質乃觀猴在棘無異於喬林蓋同符於神化而
中出於人心斯語可微妙能曲盡儻雕蟲之不棄希定價
於平準

月中桂樹賦

以中秋夕望光
彩扶疎爲韻

月滿於東桂芳其中因澄輝之皎潔見幽茂之玲瓏絢凝

冷於清夜寫濃纖於碧空遠莫致之詎攀折以盈手光可
鑒也覺清明之在躬夫擢本陰靈流形永夕稟玉燭之和
氣潤金波之滋液枝徘徊而若垂葉霍靡以如積同作績
於團扇想乎尹於尺璧悠悠歷歷宜乎凜秋滿虛輪而挺
秀瑩白暈以含幽天邊無風孕香氣而不散草上有露泛
花光而若浮異夫高謝地靈妙融真宰籠元兔以不動映
素娥而如在太陽讓美收若木之餘暉列宿懷慙掩白榆
而沈彩旣寒暑無變亦古今不殊是知託其所終乃異顛
而不扶二氣初分誰見栽生之質三光不息斯無朽蠹之

虞與然薪之殊患同瑞草之共舒事相傳於摭實勢終類
於憑虛樓上含華映網軒而列耀園中委照益嘉木之蕭
疎千里共瞻九霄之上春冬無清淨之景朐眊闕婆娑之
狀及素秋之節信謂逢時當明德之年何憂掩望恥片玉
以齊價笑三珠之可尚彼叢生因地森挺淩霜驗植物之
斯美杳神功之可量垂蔭何方乃傳天之下界結根何處
宛在月之中央又安能較其小大齊其短長冀一枝兮可
得敢驤首以觀光

侯列

劉元和六年進士

性猶湍水賦

以性之爲善猶水趨下爲韻

人立性兮誠明爲本水激湍兮動直惟柔將以遊心於澹
故其從善如流天理斯在坎德可求謂寘懷而必將流惡
同赴勢而咸得處休至人之情惟當浩浩君子之道所以
猶猶原夫性本皆善誘成遷化湍有常行決而上下得其
道則致和平汨其流遂成姦詐故聖人行當順動義不詭
隨欲滔滔而處下逾潔將淼淼而致遠不疲順意周流誠
隨波而遷染由衷激發庶合道以云爲託以洗心從之潔

已尊派別脈分之要道守滌瑕蕩穢之至理符老君之立
教心乃善泉同太史之奏言德方在水勢雖相近意當一
揆法潤下流謙之迹莫非有爲爲之愛漂沙宕石之功是
皆景行行止心源洞達德澤潛敷在審思其決泄豈求潤
於霑濡遠近相沿宛見爲仁由已始終共濟足見循道而
趨不然則喪其真失其正動必旁午志皆紛競安能使通
達爲無滯之姿稟受成善利之性德如毛而轉潤行有葉
而逾滋心鏡之前若光明而上下察也情田之內同澹泊
而左右流之懿其義戒中人事標前典是明各有原本不

可遷移豈徒虛閱波瀾以方清淺若然者信乎孟子之言
所謂懲惡而勸善

貂蟬冠賦

以製冠取清
悍之義爲韻

冠表朝容飾崇工製示勁悍而貂文既緝彰清高而蟬翼
斯綴所以發宰臣之盛改武弁之弊配紫綬而增華入黃
樞而轉麗突而將戴翹然可觀揉輕毛而絲絡鬬微殼而
花攢引雜錯之光足見乎以文爲貴分動搖之影誠誠夫
居危如安麗則無挂新而莫彈彩列如星衛文何榮於會
弁用當謁帝齊相堪嗤於濯冠所以類鼠咸收如蟾必取

示威無假於鵠戴呈巧豈矜於鵠聚影麗華簪光聯垂組
乍臨天陞澤鮮而日照如濡時受王言質薄而風搖自舞
鄙舊規於却敵笑遠適於章甫貂之貴誰憂換酒於晉臣
蟬之清是用加金於漢主故能堅逾鐵柱妙奪玉纓非不
足之時狗尾何續從有綏而用蜩甲如生柔而輔曲潔以
從輕灼灼而自爲首飾炯炯而能使心清至矣哉蟬者食
潔居高貂者內溫外悍盡飾斯在齊光不散發令姿於綴
者王何以尊藉舊葉而珥焉金張益煥將進賢而並美與
交讓以相資承柱後之名是表禮無違者冠侍中之首欲

使人皆見之道光漢冊事合秦賜冠乎斯用之以明義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三目錄

紇干俞

至人用心若鏡賦

列子御風賦

玉鉤賦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海日照三神山賦

寧戚飯牛賦

銅馬賦

范鳴鶴

燈蛾賦

對典同度管判

張季友

閨賦

賈謩

人鏡賦

成表微

唐故太子洗馬博陵崔府君墓誌銘

并序

楊汝士

讓高錯侍郎書

再讓高錯侍郎書

滕邁

二黃人守日賦

慶雲抱日賦

狐聽冰賦

雷在地中賦

鄉老獻賢能書賦

陳越石

太甲論

韋處元

平張韶德音

李淑

對告羅判

對增年避役判

對軍士營農判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三

紇于俞

俞元和中進士

至人用心若鏡賦

以方寸虛地有來斯應爲韻

睠理心之至者有明鏡而比諸皎然可鑒泊然其虛舍將
迎之載勤無情是得存好惡之不辨何狀不儲彼誠之明
惟道斯守居中自執於精一待物豈殊乎先後云誰鑒矣
則用當其無匪我功焉乃爲而不有淵兮內照曠若虛受
伊默慮其智愚儼分形於美醜稽至理也其性命哉瑩爾

蒙蔽滌乎氛埃引曜宏納清明洞開自外爰依叶彼生而
有象由衷必應體夫神以知來故得稱有別於宏規等無
私於衆類苟觀過之能審爰見疵而不愧始求義於昭昭
卒窮微於至至和平自保非險乎山川容貌旣呈必肖乎
天地美夫鑒乃不藏勝而無傷恒其德匪明而匪晦狀於
物或圓而或方仰周文之翼翼同叔度之汪汪是知宏量
資乎日宣儲精本於明證鏡將心而共理影與形而合應
思負局之克修並懸心而有稱感物攸在立誠取斯彼範
金之遺制信靈府以相隨吾道方存庶一觀而無替其明

固久亦屢照而忘疲想夫朗若爰啟靜而無悶比申鑒於
盈尺願修容於進寸樂廣播披雲之詞莊生諧止水之論
冀因照以元鑒豈逢時而在困

列子御風賦

以至人御風契
心元冥爲韻

列子占風之自履道而至澹灝若以體輕每泠然而意遂
感時之候臨大塊以棲真與化爲徒諒成形之分類美夫
應彼飄舉隨乎屈伸如假羽翼迴離埃塵必俟乎轉綠蕙
搖青蘋穆以絕俗清乎使人摩九霄以騁望遵一氣而遊
神是知本於無營且曰何思何慮超然獨往疇爲我御瞻

徐疾之匪差杳徜徉之有助誠之所待因嘯武以孤騫爲
用不疲偶化鵬而並翥欽若扇物資乎在躬此焉靜騫於
以元同宜其經隱全遭鴻濛肅以潛暢高而不窮期則罔
憊虞皇載美於解愠德之爲貴軒后必聞乎順風其或倒
影虧蔽振衣容裔莫逞乎遠孰睹其際方出谷於來穴縹
形騰以神契善行無迹顧綏策以何施乘化而遊信道途
之不繫伊在御之有則曷躡虛而可尋明上士以離代啟
至言以修心斯氣也激濁常全接虛固然初習習以遐邁
卒諄諄以思元候不奸兮節之八音而咸應福能致矣旬

有五目而方旋想乎上下無間乘凌有託旣冲天而輕舉
亦觀微而惟冥鄙簫史蘭臺之鳳軼王子緱山之鶴道之
云遠將自保於逍遙時不再來因以翔於寥廓

玉鉤賦

以常協政經故
無朧胸爲韻

日云暮矣月出之光始如鉤而可辨亦方蛾而乍揚太陰
表精知就盈之所漸司歷紀候見哉生之有常原乎內職
旣修陰事允叶故得啟臨照於品類彰運行於紀牒尚迷
山桂之叢稍應階莫之莢沈碧水以輝動挂珠簾而影接
孤懸毫野狼銜虛貴於殷年迴燭汾陰鼎見方慙於漢葉

高疑雪映朗若冰淨懷遠戍於虛弓望征人於破鏡將以
洞纖芒而並深鑑符陰德而昭聖政豈比夫空驚思婦之
心載發詩人之詠彼鏘珮鳴環之侶瑤階玉砌之庭徘徊
瞻乎爽朗晚晚俟其清熒披霧纔昇綃幕誤傳於盈手流
天未滿瑣窓徒訝其分形奚必效重輪之慶表三珥之靈
然後可以光帝典而耀祥經者哉是知淪精蟾兔亦此之
故比質瑾瑜其美何無所以澄清景於天杪蕩浮埃於物
表倏周流於皓壁漸泛濫於靈沼千門始麗以涓涓午夜
俄分而皎皎禮有讓遂成其魄政以齊勿謂之朏昔也示

冲於肫謫見乎胸諒無徵於次舍斯有數乎遲速今聖后
垂統纖阿爲僕本其位於西方正其居於北陸明大易致
遠之義合升歌向中之目夫然則罔差於常度所以集帝
臺之祉福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以海日生
殘夜爲韻

配乎地者惟山麗乎天者爲日登岵嶢之峻極見瞳矓之
初出廓靈海百川之宗孕金烏千里之質浮圓光於沆瀣
煥鮮耀而灑溢雖騰輝於碧浪之中詎侔色於紅萍之實
觀夫烈霾曠赫炎精擘洪波歔太清馮夷駭躍罔象奔驚

照灼兮驪珠潛吐
曠朗兮龍燭忽生
愕羣仙於金鏡
驚天雞於玉京
巨浸半涵猶韜
普天之美人
寰尚暝孰識未融
之明懿其千仞可
躋四目斯在危岫
陵乎碧落日域遼
乎滄海旣登陟以
遐觀知濛汜之浴
彩晨光乍分夜色
未改昇黃道而將
始臨下土而有待
晝明夕晦徒觀其
躔次之常出有入
無孰測夫陰陽之
宰氣澄霧卷月落
星殘流暉電曜散
彗虹攢將煥爛以
下燭出浩淼而上
干挂扶桑而杲杲
昇暘谷而團團敷
九華而葩奕燦三
山之峰巒且幾升
天無憂於見沫已
能烜物寧患乎祁
寒順寅賓而不忒

爍溟漲之無端乘變化而復往得沐浴乎波瀾於是游太
極辭殘夜羲和敬導運行有舍得天能久克彰乎真明委
照無私不間於夷夏嘗傾藿而久俟冀餘光之一借

海日照三神山賦

以耀輝相燭珠
庭燦然爲韻

海日飛光神山之陽流一氣於天表自三峰而景彰龍車
迴馳麗於高而特異金闕互映混其彩以交相原夫出巨
浸以貞明次崇岡而久照當峻極之離立滅塵氛而引曜
遂使授人之厯分乎命以正其方涉海之倫駭乎目以觀
其微遲隱見於危壁藹晶瑩於遠嶠披道接靈之府含華

蘊粹之仙乘至陽而不極體元氣於自然駭景克存訝魯
陽揮戈於在側騰精獨往疑羲和弭節於其巔於以繫時
於焉絕俗幽莫可辨明之所燭異景暫凝乎地首奇峰載
列於鼎足影搖林樹漸昇桑野之暉色動鯨波尚想甘泉
之浴且霞標建其南服日觀揭其東隅雖照臨之等類亦
重深之道殊豈若丹極赫以戒晨仙宮朗而增煥方運行
而不息乃瞳矐而未盱森瓊樹之離離曳羽衣之燦燦此
日而御惟山有輝諒難徵於紀牒思載瞻乎海沂彼或棲
真方丈必期乎悠久如將處代崦嵫且懼於浸微是以養

志忘形馳暉以寧福地無阻元門寢局誓將越渤澥陵杏
冥仰無私之照窮不死之庭願參光而有待庶羣仙兮是
聽

甯戚飯牛賦

以取賢在牛
口之下爲韻

惟彼甯戚兮既貧且窶跡未出於樵夫身尚同於牧豎劬
勞日夕頓冒風雨苟直道而退讓不非義而進取執以綆
索積諸歲年飯以露草飲之靈泉處東臯之田同無得而
乃得居南山之石常思賢以薦賢高節彌堅潔操無改扣
角之音雖倦立身之志恒在遊乎綠野息以青疇雲霞掩

暖山川阻修異董生之乘馬同巢父之飲牛棲息歧路蹉
跎壟畝衣褐不足蔽其肝糠粃不足充其口心常想於青
雲貌恐遲於皓首彊於學也以待問藏其器焉以俟時獨
商歌而奚謂思齊君而聽之君乃問旃知其在野君臣從
此而道合理化以之而相假才足堪於輔佐位寧卑於庸
下

銅馬賦

以鑄金象形用
求良駿爲韻

昔伏波資越銅之具皇漢得天馬之度蓋以張戎容程國
步允稱其德懷致遠之無疆旣授於師必命工而新鑄象

物惟肖利人則深研精以範酌憲於心始察形而視骨遂
修火以鎔金煥若中起昂然四臨望丹闕以就日俯元墀
而擇陰俾夫司僕載馳別於羣而自仰信人匪懈御於王
而審象疑顧影以權奇乍含輝而爛朗由茲而明式遐布
觀我而逸材利往卽山爲類且尚其功存翫草無施敢勞
於惠養徒想其屹以沛艾爛兮晶瑩狀赤文而呈瑞方候
日於堯庭超乎獨立的爾殊形訝騏驥之變態聿登歌於
彼駟叶以陰德稟於地靈列君軒之粹異咸此駿之儀形
是知法與人共思衆才而膺國用王惟智周寫宏範而俾

營求矧乎揉其物於精剛制其器於質良克絕奔蹏邈無
元黃雖齊力齊毫用每齡於典禮逮如龍如鹿形旣造而
昭彰美成式之不替信改鑄之有常奚絕塵之足比庶出
水而同方者哉銅爲寶兮固越俗之所擯馬之神也仰漢
庭而未進猗善相以來歸豈康衢之增駿乎

范鳴鶴

鳴鶴元和中進士

燈蛾賦

流月半庭兮頽光初夕金釭坐明兮凝輝的的蛾繚繞而

未息意沈潛而自溺逝者既往存者可哀伊戚戚之未畢
俄栩栩而復來覩前軌之已覆因委命而不回彼尚無恨
哉殊化難窮神理斯昧物情無傷亦或貽害每捐慮於進
止恒忘懷於否泰任逍遙以無營將何負而顛沛如膏之
明豈怪前死比薰之馥所惜同燬儔二美而多慚痛一生
之虛委明不可投投之必斃膏不可赴赴之必泥彼優游
之萬端奚於斯乎失計始來也吾故知其必凶及死也吾
未識於所從何生微而智劣苟不若於自空爾愛候明何
不候日光陰不留尚存爾質爾愛候明何不候月素華將

移爾猶不滅何相繼以焚軀竟不知謀之爲拙元豹深隱
終不效幾是蟲以慾卒與命違豈若不死之仙鼠得昏夕
而後飛

對典同度管判

典同度管失候不應史稱黍細徒少其人

道幹始根陽圓成象同律審候紀物書雲各守其官備創
厥事考同律於巡禮先閱虞書資首厯於張生方尋漢志
恭惟所典實曰司存職此之由須聞不怠影度從候物精
昭芒旣未曉於談天徒效誠於窺管遂使牛車轉水顛倒

烟灰之色雞卵色黃混淆氣火之象損三生一紛糾無憑
居陰布陽舛錯奚甚史也胥品誠迷厥官縱欲陳力就列
未知不能者止黍細厥粒徒寡其人先無告辭後有推過
此而獲宥何以用刑

張季友

季友元和五年進士

閨賦

閨之所起自歷而推得餘日於終歲爰稽候於正時其始
也日之行而疾月之行而遲躔次周流運將窮矣毫釐奸

度失是遠而不歸餘何以定一歲之厯不小正何以序四
時之紀於是太史授事義和敬理以日繫月積三年而成
原始要終豈周月而已天時由之而式叙國令於焉而合
軌春生夏長不失其常東作西成熟知所以雪應冬而絮
落雲識夏而峰起秋之夕湛露爲霜春之朝堅冰爲水豈
不以律之克中閏之匪虛以風以雨兮各得其序曰寒曰
燠兮無悖於初國家握乾符正律書契洛下之言算定乎
一日之設考容成之律閏生乎卒歲之餘故得氣正於今
律移於昔履端於始節乃差而匪差歸餘於終日雖積而

不積昊天之厯象咸若重黎之職司有辟候月盈缺豈資
莫莢而知推日短長不假土圭而測且夫夏有伏冬有臘
匪閏則其氣不順月有縮日有盈匪閏則其氣不成故有
慢時廢朔則曰不常無藝闔扉聽政則曰假時來歲厯前
古之所重縣後王之取制矧可昭翼翼扇巍巍百王之理
是倚庶績之廣焉依丕赫哉我后之正時定厯堯典而同
歸

賈暮

暮宜春人元和七年進士

人鏡賦

以主聖臣忠道
光貞觀爲韻

金爲鏡今其鑑則明人爲鏡今其象則精彼有取其照燭
我方致乎和平廣齊而磨礪旣至酌獻而邦家以貞懸於
心則四聽一作聰常朗寘於握而萬方不傾惟賢任賢自聖

傳聖守之則通幽洞冥執之乃窮理盡性致和樂功逾止
水之平徵古今道光仁壽之鏡比璿樞以潛運挂靈臺而
韜映是委照以無疲每含光而不競無鑒於水自視於人
曷容華之自飾惟道德之所親功匪勤於鎔範義將協於
君臣斯乃至寶載光皇道辨物數之紛紛洞晦冥之杲杲

放之可包乎海嶽卷之可盈乎懷抱煥乎發蒙皎若晴空
光甚鑑今塵不能翳德若容今物莫能充以是爲臣則獻
可替否以是爲鏡則進思盡忠斯爲理今化洽斯爲鏡今
照窮惟賢聖之光贊含英華而不散執一法而不回仰千
齡而殊觀貞明而翹楚角逐皎潔而羣邪冰泮茲鏡也克
念則聖罔念則荒播無疆以垂範披六幽而散光燭明明
而洞洞歷久而煌煌聖作物覩鏡清寰宇驗成敗之原
知榮辱之主我鏡在德曾無盤龍之雕我鏡在心自有山
雞之舞若然則皇唐邁德於陶唐吾君齊聖於文祖

成表微

表微元和十四年官蜀王府參軍

唐故太子洗馬博陵崔府君墓誌銘

井序

士有遊藝據德斧藻言行不形喜愠不誤是非者則聞之於府君焉府君諱載字載其先齊太公之後食采于崔而因氏焉洪源茂根世有名士至於貂蟬映時金紫奕代竹帛繁盛不復書矣王父謙皇易州修政府折衝列考季試恒王府司馬府君則司馬之第二子也伯仲五人皆美鬚鬣麗容貌各身長六尺二寸俱懷文武之用鬱爲豪盛之

家長曰戩隴州汧陽縣尉令弟鉞長武城使兼御史大夫
令弟晟文林郎太子通事舍人令弟成大理寺主簿府君
植性廉潔執心冲和遷善罔遺見惡必止豈謂德優齡促
奄隨尺波享年五十有九以元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遘疾終於幽州薊縣招聖里之私第也夫人彭城劉氏熒
熒感容悄悄閨壺齋潔喪事敬逾古昔有子五人男二人
女三人長曰公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侍疾有黃香之譽
居喪繼柴也之哀次曰公淑善諷詩禮名美戎郎昆弟等
皆善居喪絕漿茹荼泣血羸瘵隣里哀之女子等皆以孩

提生知孺慕可哀也哉粵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寔於幽
州幽都縣保大鄉杜村北一里之原祔于先塋禮也表微
嘗接府君之餘論沐府君之清風學淺詞荒叙事有闕緘
之心府有媿幽默銘曰

保大之鄉桑乾之湄泉扃長夜潛翳英姿逝于中齡孰不
懷其崔氏之先世有英賢旣盛簪筆亦耀貂蟬太公之封
千古昭然孺妻茹荼令子泣血鄰無相舂親有鳴噎志諸
貞石用旌賢哲

楊汝士

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進士又登宏詞科長慶中累擢工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開成時由兵部侍郎爲東川節度使入爲吏部侍郎進刑部尚書卒

讓高錯侍郎書

柳棠者兇悖囂豎識者惡之狡過仲容才非夫子且膺門之貴豈宜有此生乎

冉讓高錯侍郎書

昔周公撻伯禽以戒成王也昌邑殺王式式昌邑之師也而怨霍

光乎豈不由師傅之情爾興亡之道孔子先推德行然後

文學焉吾師垂訓千古不易前書云不敢蔽才何必一柳棠矣若以篇章取之寧失於何植王條也

滕邁

邁元和中進士官郎中歷吉州刺史

二黃人守日賦

以君德同明遠人來附爲韻

一氣絪縕宛成形而擎蹠相向儼守日而昭彰可分其色
惟黃雖配位乎下土其形有二如輔明於大君原夫左之
右之以引以翼雖髮髯而異體乃焜煌以同色理殊執熱
寧濯增泉之隅事近負暄杳在離宮之側兩分夾臨下之

照偕出契不孤之德爾其從炎漢以賦象能環衛以成功
白駒乍留守之而無荒無怠駿鳥不駐隨之而自西自東
屆赤霄而煙雲靡雜循黃道而光彩混同容裔斯呈交相
可名幸因時以融結得託質於昭明契同心之言是爲氣
合潤通理之飾吾非染成其或杲杲初晨悠悠云晚曾不
斯須而離何虞運行將遠鄙魏臣捧而在夢笑夸父追而
莫返嘉夫儀形似是想像歸真離立環乎兩珥聯影遶於
重輪遂使慕有道之風歸我一德奉無私之照惟予二人
受其采豈無異色呈乎瑞不待他辰所以稟中央正氣當

四夷咸寶誠宜陽景廓開翼戴徘徊昇扶桑孰云予立厠
義和乍若朋來觀其輝煥瑞牒昭晰雲路委疾徐而不更
其守循躔次而罔憊於度信可以端拱道泰遐荒悅附今
所以賦守日之祥表稱君之裕

慶雲抱日賦

以雲日輝映精
彩相耀爲韻

太陽之昇兮鑠景氣而澄氤氲聖人之德兮上蔚結而生
慶雲外浮相煥中映成文郁郁昱昱續續紛紛粲兮若組
繡之縈寶鏡翊兮若申甫之相明君無心而生應德而出
不曜青以干呂能叶慶以扶日縹緲蜿蜒游龍相逐而不

如斐疊葳蕤彩蜺舒狀而難匹始流形於孤嶽終垂象於
九圍麗碧霄以增媚捧金烏而徐飛感覆幬之仁效靈表
瑞憑元黃之氣耀影含輝夫天道無言以物應聖聖功不
宰物自效命故有非煙非雲爲祥爲慶付我元吉彰我元
盛豈徒衆彩錯出重輪交映者哉且日者實也象君而貞
明雲者運也應時而發生就日而浮若就君之朝聘五色
成象告五方之和平騰乎天假其陰隲見乎晝資厥炎精
懿乎煌煌燭空煜煜呈彩域中之目無不仰觀天下之心
若有所待何必蒼梧稱美橫汾是載者乎夫變化翕忽希

夷混茫理至則無幽不感德盛則化妖爲祥煥厥霄極亘
於天光彼丹甑玉燭莫莢芝房孰若此感化而見五彩其
相者焉是知聖與冥通理由感召故我后之盛德不求彰
而自耀

狐聽冰賦

以堅勁之上審
開始行爲韻

狐出潛穴冰膠廣川俯晶晶而是聽慮戔戔之未堅於是
臨渚曲傍河壩疑涓溜之在中龐茸不動審凝沍之徹底
睢盱欲前足縮縮而心感貌綏綏而聽專積素之姿逾淨
莫赤之容潛映逼嚴凝以屬耳寧憚苦寒思涸沍以投軀

必資餘勁若乃煙橫古岸月照空坻寂無人而久聽紛觸
物以多疑聆遠吹之颼颼謂波搖岸曲聞殘錚之淅瀝驚
溜斷河湄郛曲載移於短步忙懷屢變於妖姿望寒墟之
在前庶斯遠矣惑夏頒之不至俯而聽之遠近陰凝淺深
風壯念茲道里在此冰上試之以耳猶迴耳之可圖試之
以身將退身而何望况復窮陰慘凜川長難審微春魚之
欲上驗時不同此夏蟲之有疑執心彌甚及夫虛盈以測
厚薄斯分颯爲裘之毛知不可陷低正邱之首惟恐有聞
既勃率而投趾乃凌兢而慎履尋聲不離於聽表處薄恐

成於禍始奮自擾之迹一却一前曳有亢之軀時行時止
是知事欲審於未萌心無妨於若驚儻躡虛以輕進必履
險而忘傾則濡尾之憂至溺身之害并異哉一獸之智可
以偕善必聽而配規行者也

雷在地中賦

以復其見天
地之心爲韻

雷動而息地卑而深當嚴凝之戒節向博厚以潛音順靜
於時乃退藏而默處反本乎土乍響絕而聲沉豈獨歛震
驚於坤德抑亦彰休復於天心原其辭滿盈止奮肆混然
無朕寂兮深閼解威隣於蟄戶銷聲處夫陰位足可以善

列缺之歸功見元冥之內事以是細觀其所廣徵其類初
疑罷轉石遠積南山之陽又若駐奔車深掩長門之地象
則存矣理難求焉冲融將凝沍暗息隱鱗與涇洛潛連道
尚處幽奚爽下安於土功存作解終期上奮於天足使至
人將齊其默默楚客絕想夫填填苟有託其厚載亦無辭
於小畜駭氣結乎土囊迅音止夫坤軸斯可以驗啟閉分
寒燠不失動靜乃順之於時將體行藏故受之以復未萌
響像詎可求思勿以潛思伏矣是當薄言振之一陽之氣
始生孰能輕動百里之音未發吾非後時自然居善閉之

中因積風所扇且宵冥以在斯豈迅烈而遽變覩秋毫之末者無慙聽而不聞寫鼓鐘之音者空嘆視而不見若夫元律云暮衆彙淒其苟未離乎坎窞且自理於希夷不然先王何以取象大易於焉立辭至矣哉法雷而行教也弛張之義在茲

鄉老獻賢能書賦

以行藝昭洽可升王庭爲韻

審其賢必鄉之耆德納其獻惟國之哲王爰進牘以舉善希命官之必良脩身旣浹於閭里累行宜應乎搜揚垂鶴頭之書來自衡門之下俯鮐背而獻發乎丹闕之旁書曰

能蘊於藝文賢彰其德行文可以贊謀猷光教命德可以
鎮邦慝備匡諍今則潛獲其人可施於政咸能藏器以自
持秉心而無競處乎野興在軸之歌遇其時仰干旄之詠
矧臣察之而甚熟交之而益敬逼桑榆暮景敢罔於天聰
當杞梓良材將裨於國慶若夫博通之藝可稱虧污之德
難升臣不敢書其德而罔舉賢能若乃閨門之風雖浹鄉
黨之言未洽臣不敢請於王而遠離荷鍤凡所稱無黨所
覆有經錄其功能策勲於盟府采其義能採藻於天庭豈
以臣之職所言莫可昔明王問政於耆耄聖后取人於農

瑣帝乃啟書而相視賢不佻聽讜言而其容穆穆納嘉猷而厥德昭昭由是道冠百王風馳四裔使居鄉者潔其已在家者修其藝以黃髮薦士之書爲式欲庶官推賢之路無蔽彼周詢鄉老漢延羣儒未足量功而並利

陳越石

越石潁州人初名黃石元和十五年進士官監田令會昌三年卒

太甲論

殷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爲臣之所立或

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爲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如哉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如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湜湜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

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爲
嚆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篡也有旨哉

韋處元

處元穆宗朝官知制誥

平張韶德音

朕祇荷大構屬當沖眇九廟之嚴因子以輕重四海之大
由我以慘舒每懷推誠不敢自用大布利澤嘉聞讜言庶
無憊尤少享重負豈虞信不及於物德不動於人以懷宴
安遽此致寇張韶蘇元明等驅率工徒劫攜兵刃白晝竊

發暴犯宮闈震驚朕躬近幸禁壘卽時勒五營騎士七萃
熊羆少命偏師纔分左廣皆憑忠奮發賈勇爭先自申及
酉撲滅皆盡斯實上元降鑒宗社垂休愍予冲人俾無顛
覆其兩軍立功將士已節級優賞諸將校其日部領軍士
者委有司條流甄獎具名聞奏其逆賊親屬同居知情之
外一切不用追擾尚恐因緣仇隙告訐平人自今已後縱
爲妖黨有小誑誤者並許自新亦不須勘問嗚呼秦皇車
碎於博浪漢祖心動於栢人或不悟而終亡或自新而流
祚齊晉多難而啟國衛邢無難而喪邦蓋謂憂勤則福興

安肆則禍稔天其意者警于予乎而今而後知元貺可以
德歸神器難於力恃咨爾股肱輔臣庶寮百辟洎方郡侯
伯有位之士無或棄予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
安面刺庭攻無有隱諱成王之紹文統武帝之開高業皆
蒞祚日永享國日深夫豈他哉蓋大臣維之而不跌也使
朕無羞于二王者緊爾多士乎

李淑

淑桂管觀察使渤弟

對告糴判

甲爲郡一年不升告糴於鄰州觀察使讓其無備云百姓有積則公賦不足

救災恤鄰古之令典有備無患邦之善謀甲宣彼六條克念勤恤施其五教務彼樂輸而天災流行實害嘉穀井稅不給職司其憂告糴於鄰庶擬泛舟之役有年而蘊曷資祿廩之用况今寰宇初泰黔黎再寧惟彼萊田尚多荒隴畎畝之獲每憂於家給什一之稅咸資於國儲或委積之闕然乃凶歉而無備觀察援今習古恐謬是非郡守通變隨時何妨損益捨而勿讓咸謂合宜

對增年避役判

乙爲縣令百姓有增年避役者廉使察其無風
化州將云移風易俗須久於其政令未成而驟
改之何暇爲理也

安人之本爲政是先法令克修紀綱不忒乙授茲六命職
彼一同實曰子男作人父母綏之以德化糾之以典刑自
可禮義從心回邪革面何乃慢其銜策素彼曩倫使氓之
蚩蚩已懷奸慝之計而政罔察察徒云久遠之方廉使以
糾繆爲心當繩漢律州將以飾詞爲喻有味周官百姓合

此從刑縣宰宜從通計

對軍士營農判

丁上書請令軍士自營農隙而教戰節度使稱
疲兵於隴畝緩急非可用也

先王教人必資農本諸侯振旅實因事隙苟法度之不率
豈黔黎之克安彼丁以阜俗爲心類夷吾之寓政節度以
疲兵是恤爽充國之嘉謀昔楚宋理戎尚反築耕之士魏
蜀堅壁猶分上下之軍方今九服賓王四夷卽序宜修文
以化俗豈黷武而屯師旣車書之大同何緩急之爭用兩

端之要片言可知